

HUNAN YU YUEDU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主编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湖南 与 阅读

湖南 与 阅读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双子 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与阅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1-012725-5

I. ①湖… II. ①阅… III. ①读书活动—概况—湖南省

IV. ①G25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7098 号

湖南与阅读

HUNAN YU YUEDU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70 千字

ISBN 978-7-01-012725-5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向广大干部群众阐释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性,总结回顾湖南开展“三湘读书月”活动的基本做法,展望湖湘阅读的美好未来,省新闻出版局围绕“湖湘文化之湖南阅读”、“阅读的发展历程与多样化明天”、“推动全民阅读的创新尝试”等主题,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作家编写了《湖南与阅读》一书。

自古以来,湖湘儿女不仅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历史典籍,而且留下了知书达理、热爱读书的优秀传统。比如曾国藩就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其中有“一书未完,不看他书;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等句,读来发人深省。湖南的先贤们正是通过阅读和学习来继承前人经验,丰富自己知识,服务当时社会的。

“三湘读书月”活动是当今湖湘大地推动全民阅读,营造爱读书、读好书、读以致用氛围的核心载体。自2009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两办发文将每年11月定为“三湘读书月”以来,从第一届到第四届,从湘江到澧水,从湘东到湘西,从书目推荐、读书报

2 湖南与阅读

告、图书漂流、捐书赠书,到演讲朗诵、学习讲座、心得交流、亲子共读,越来越多的湖湘学子、企业职工、机关干部、退休职工开始守候书香,品读经典,其声势之大,甚至超出了湖南一域。此外,为深入持久地推动“三湘读书月”活动,我省还进行了一些较为积极的尝试,比如提出“市州城市阅读指数”指标体系、推进《湖南省促进全民阅读办法》立法工作等。这些做法在地方省市尚属首次,尽管可能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但从推动全国范围的全民阅读工作来说,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本书所记录的,除国内外的全民阅读基本规律与基本情况外,便是我省“三湘读书月”活动的新办法、新成效。其观点准确、说理透彻,文风清新、可读性强。本书的成功出版,对进一步熟悉全民阅读发展趋势,进一步找出推动“三湘读书月”工作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因为时间较紧等原因,书中的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以便再版时改进。

如今,全省上下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建设“两型”社会的新使命、新任务,这更需要我们大力弘扬湖湘优良读书传统,深入开展好全民阅读活动。但我们深知,阅读来自每个人的行动。全民阅读水平的提高,当然也来自每一位社会公民的积极参与。因此,诚挚欢迎读者朋友们在享受阅读快乐的同时,积极为提高我省“三湘读书月”活动水平建言献策。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湖湘文化之湖南阅读	1
一、历史上湖南书院的繁荣	4
二、抗战时期湖南之特别学校	12
三、历代湖南名人的读书故事	23
四、藏书家、爱书家和播种书香的人	30
第二部分 阅读的发展历程与多样化明天	37
第一章 阅读形态的发展	37
一、文本形态变迁与社会阅读	38
二、阅读方式的变迁与阅读的私人化	61
三、纸版内容的数字化与社会阅读	69
第二章 阅读的多样化明天	78
一、以美国为例看	79
二、我国移动阅读发展的产业环境	88
三、移动阅读的崛起	102
第三章 居民阅读和图书消费现状	107

2 湖南与阅读

一、当前我国国民阅读情况	107
二、湖南省城市居民阅读现状	111
第三部分 推动全民阅读的创新尝试	136
第一章 全民阅读	136
一、世界阅读推广情况概览	138
二、中国全民阅读发展历程	144
三、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实践	151
第二章 “三湘读书月”活动	152
一、“三湘读书月”活动的缘起	152
二、历届“三湘读书月”活动	158
三、“三湘读书月”活动的成果	177
第三章 湖南城市阅读指数	190
一、科学考评阅读行为,建构湖南城市阅读 指数	191
二、行为、态度、环境三方面综合评估阅读 情况	195
三、湖南城市阅读指数	197
四、城市阅读指数影响因素——阅读满意度 因素	215
五、城市阅读指数影响因素——阅读环境 因素	230
六、创新探索:湖南城市数字阅读指数	236
后 记	248

第一部分 湖湘文化之湖南阅读

何谓湖湘文化？似乎并无定论。综合众多专家的研究，概而言之：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它不是一种学派，而是长期以来在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

说到湖湘文化，不妨先来说说湖南人引以为傲的岳麓山。岳麓山位于省会长沙湘江西岸，虽不算太高，但奇珍幽美兼具。明代吴道行有《岳麓山水记》，篇末盛赞曰：“岳麓之胜，甲湖湘而光古今也。然而岳麓之传自书院，其重以朱张，况乎禹碑蝌蚪，千秋欣慕，递汉、晋、唐、宋以迄于今，帝子名贤，禅宗羽客，风韵如斯。夫岂非山川奇异，足畅胸襟而开清旷之致也。”岳麓山实在不是一座凡山，它既有自然的大美，又有文化的内涵；它博大精深，神秘莫测；它兼容并蓄，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大成。它是真正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山脚下，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山中间，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的麓山寺；山顶上，有“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云麓宫。对岳麓书院深有研究的江堤先生曾在《山间庭院》一书中写道：“湖湘文化自周敦颐始，才有杀伤力。由周敦颐所建立的

‘心性义理’体系,首次将湖湘文化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从而出现与理学纠缠发展的格局……在岳麓书院创立之前的数百年,佛教已经传入中土并在岳麓山安家落户。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开始借用子思和孟子的心性术语,超脱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而赋予‘心性义理’以本体上的意义。”可以说,周敦颐的学术研究其思想的根源是受到了佛学启示的。“另一方面,在岳麓书院创立之前,道教已先于儒教抵达岳麓山,周敦颐吸收了陈抟的道教系统《太极图》,以《周易》的‘太极’范畴为主体,杂糅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重新描绘了《太极图》,并作《太极图说》,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极富哲学思想色彩、结构精密严谨的宇宙生存图式和人类生成图式,从而解决了儒道之间的矛盾,从客观上促进了岳麓山的儒、佛、道三教合一,为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的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之后有张载,有程颢、程颐。张载在理学领域与周敦颐齐名。其著作《西铭》、《东铭》、《正蒙》等被视为理学经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是他的人格使命。二程则提出过有名的“存天理,灭人欲”。江堤先生认为,在当时,二程是对自己所处的阶级在利欲关系上的反思,要求本阶级成员从公心出发,克服私欲,是有着进步意义的。至于后来这一文化命题口号化,并蔓延到普通的民众之中,这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背后有领导者的私利在作怪,应该由那个时代负责。

再之后,便到了朱熹、张栻的时代。朱张的学问源自二程。朱张在湖湘文化中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自然也对湖湘文化起

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张栻的《孟子说》、《论语解》、《南轩答问》等,被公认为是湖湘文化最早的经典。张栻还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朱熹却善于总结和综合前人的儒学成果。正如江堤先生所说:“在朱熹手上儒学完成了由经学向理学的转变,宋明理学也只是在朱熹手里才确定了它特立独行的学术规模和价值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尔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明清两代统治者,以皇帝为代表,编印教化天下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性理精义》无一不与朱熹有关。”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程朱理学被不断质疑,朱张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也逐渐衰落,此时,王阳明的心学便应运而生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等命题是在对朱熹等的批判上提出来的。王阳明是湖湘文化的一座高峰。王阳明之后两百多年,魏源、曾国藩等的经世致用之学便大行其道了。且井喷出一大批影响近代中国的响当当的人物。这些人物翻天覆地或砸破旧世界或建立新世界,不管历史如何评说,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方方面面都丰富了湖湘文化,使得湖湘文化至今生机勃勃果实累累。

这是一本与阅读相关的书,其引言试图从湖湘文化的历史渊源切入。宋代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有云:“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上述所提到的与湖湘文化相关的诸多先辈,无不是“读书破万卷”者。阅读使人充实,使人明理。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阅读“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

湖南阅读的历史渊源。这题目有点大。只要从其中扯出一

根线来,便可以写出一本书。那就简单一些,从中挑出几个闪光的点来说说。比如,历史上湖南书院的繁荣;抗战期间,湖南的“长沙临时大学”与十几所“抗战流亡中学”;又比如,湖南古今名人的读书生活;湖南的藏书大家;以及湖南今天的读书种子与传播书香的人。

一、历史上湖南书院的繁荣

书院,无疑是一个读书人汇集的地方。讲得学术一点,那就是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我们知道,在远古是没有书这个概念的。原始人结绳记事,好多好多万年之后,才慢慢有了缣帛和简牍。但缣帛太昂贵了,简牍又太笨重了。那时候形容一个人有学问,说是“学富五车”。现在想想,那车也并非现在的载重汽车,而是马车,且马车上装的又不是现在的纸质书,而是缣帛抑或简牍。现在一套稍厚一点的书,估计五车都装不下。如,2013年8月完工、历时7年之久的《湖湘文库》大型丛书,总共702册,摆成一排长达28米。所以,在孔子的那个时代,读书和现在的方式方法是大不相同的。直到伟大的蔡伦诞生,发明了造福至今的纸,阅读的方式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过,从简帛时代的结束,到印刷术的诞生,这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所读的纸质书,是要经过人工抄写的。所以那个时候“抄书”也就成了一种职业。总之是自从纸质书代替了简帛,书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书的流通也变得方便了许多。于是,在官方,也就有了专门的藏书机构。在民间,也有藏书家建起了藏书楼。据专家考证,“书院”这个称谓最早

是出现在唐代的官牒之中。比如唐玄宗时,就曾集贤殿书院,那是一个专管抄书、校书和藏书的机构。在民间,有些藏书家也把自己藏书的地方叫作书院。如《全唐诗》中就提到过南溪书院、田将军书院等。但这些书院都还是限于私人藏书与读书之所,至于变成传道解惑的教育场所,那就是后来的事了。比如现在要介绍的湖南的书院,那都是到了宋代或以后了。

湖南的书院在历史上是非常发达的。曾经史称中国有“四大书院”,湖南就占有了两个。(当然,也流传着多个版本,这是其中比较公认的一说,后文详述)一个是长沙的岳麓书院,一个是衡阳的石鼓书院。那我们就先从岳麓书院说起吧。作家彭国梁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岳麓书院》的文章,现摘抄其中的一段:

清长沙人郭祖翼写过一首题为《岳麓书院》的诗,诗曰:

赫曦终古屹崔嵬,四座弦歌讲幄开。

乔木百年思宿彦,名山一代养奇才。

云端梵呗随风落,槛外泉声绕竹来。

惆怅残碑兴废局,渊源谁溯道乡台。

岳麓书院坐落在岳麓山下,被百年千年的古树掩映着。在岳麓山顶有一个“赫曦台”,半山腰上有麓山寺,又名岳麓寺,作法事时的“梵呗”,即赞叹歌咏之声随风飘落,山顶还有一云麓宫,那是道教的福地。讲堂的帷幕拉开,学识渊博的大师侃侃而谈。少顷,便又闻莘莘学子琅琅书声,在院外绕竹而来的泉声的伴奏下,是那样和谐,令人神往。书院内有各种碑刻,其中有一著名的“麓山寺碑”,系唐代李邕撰书。李邕,字北海,故此碑又称李北海碑。该碑因岁月久远,残缺了三分之一。据传,麓山寺碑其文、书、刻均系李邕一人所为,人称“三绝碑”,但有专家质

疑,其文是否出自李邕之手,尚无足够证据。在爱晚亭的右上方,赫曦台的下面,还有一道乡台,那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觉得这首诗像素描一样勾勒出了岳麓书院的大致轮廓,让一个对岳麓书院比较陌生的人见了,能产生初步印象。

岳麓书院,创立于宋开宝九年,也即公元976年。在这之前,书院已具雏形,但管理权在佛家弟子的手中。儒和佛之间存在着矛盾,那是一定的。史载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叫周式。据说周式这人以行侠仗义著称。他主事岳麓书院不到三年,就已声名远播,连远在汴京的皇上宋真宗都对它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公元1015年,宋真宗在汴京召见周式,想封他一个“国子监主簿”的官,但周式无意于仕途,执意要回岳麓书院。宋真宗当时还算开明,没有为难他,而且还赠送了马匹和不少书籍,并题了“岳麓书院”四字相赠。现在这四个字依然高悬在岳麓书院的大门之上。

自宋真宗御书“岳麓书院”之后,岳麓书院更是名声大振。北宋有“四大书院”之说,究竟是哪四大书院,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但不管多大的分歧,岳麓书院都是稳居其中的。(1984年4月29日,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四枚的中国古代书院邮票,所选的书院依次是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即睢阳书院。其实,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书院还有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江苏金坛的茅山书院、山东徂徕即今书坊的徂徕书院、河南洛阳的龙门书院等)到了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张栻任岳麓书院山长时,朱熹两次访院讲学。现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上还摆着两把古老的木椅,据称那就是当时朱熹和张栻会讲时坐过的。朱熹和

张栻都是理学大家,但各有各的“理”,会讲之时,两人同时坐在讲堂之上,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那一种“得理不让人”、“认理不认人”的学术空气和氛围,直让人羡慕。据说那一次的“朱张会讲”坚持了三天三夜,学生近千人。于是,岳麓书院便有了“潇湘洙泗”之誉,“湖湘学派”也就应运而生。

此后,岳麓书院历元明清各朝,或兴或废,或起或伏,自有史笔记载,也自有会心者钩沉。翻阅岳麓书院的史料,在历代山长、师长、著名的访院学者和著名的学生中有一串长长的闪光的名字,这些名字以为诸君见了,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比如:车万育、陈际鼎、廖俨、李文照、易宗浚、曹耀珩、黄明懿、房逢年、王文清、旷敏本、欧阳正焕、张九铨、熊为霖、罗典、袁名曜、欧阳厚均、王先谦、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陈宝箴、皮锡瑞、宾步程、陈傅良、真得秀、魏了翁、张忠恕、吴澄、李东阳、王守仁、季本、罗洪先、邹元标、高世泰、毕沅、吴大澂、彭龟年、彭九言、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刘蓉、刘长佑、曾国荃、李元度、刘坤一、沈葆、熊希龄、蔡锷、杨昌济、范源濂、程潜、蔡和森、邓中夏、杨树达、黎锦熙、陈天华、谢觉哉、毛泽东……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上,还高悬着两块大匾。一块是康熙皇帝玄烨赐的“学达性天”匾,另一块则是玄烨的孙子乾隆皇帝弘历所赐的“道南正脉”匾……

关于岳麓书院,一说就有说不完的话。上述那些名字排在一起,便是群星闪耀。任何一颗星,都曾让这个世界发出过璀璨的光芒。有关他们的阅读故事,那是多不胜数的。限于篇幅,只得暂时将笔转到另一个同样群星荟萃的书院——衡阳市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北门外湘水与蒸水交汇处的石鼓山上。山似半岛,海拔近七十米,面积约四千平方米。山上有石鼓一座。《水经注》云:“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东晋庾阐有《观石鼓》诗,其中有句曰:“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韩愈有《合江亭》诗:“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因此,宋人又名其亭为“绿净阁”。后南宋范成大亦有《合江亭》一诗,其序曰:“韩文公所谓‘绿净不可唾’者,即此处,今有绿净阁。”又,石鼓山的东侧悬崖下有朱陵洞,唐杜光庭在《洞天福地记》中将其列为“第二十二洞真虚福地”。洞内有摩崖石刻无数,曾有朱陵洞内诗千首之美誉。唐元和年间,衡阳隐士李宽在山上筑庐读书。宋衡阳郡人李士真在此基础上扩建为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也即公元1035年,集贤殿校理刘沆奏请钦赐学田与“石鼓书院”匾额。至此,与岳麓、白鹿、睢阳,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曾在岳麓书院会讲的朱熹和张栻也在石鼓书院开坛演讲。石鼓书院有一“七贤祠”,所祀者:韩愈、张栻、朱熹、周敦颐、李宽、李士真、黄幹。其中李宽,系石鼓书院的首创者。据《石鼓李氏族谱》载:“宽,祖,字裕卿。唐元和(公元806—820)时来自巩昌(今甘肃陇西),结庐石鼓山,昌明理学,多士景从。”李宽出身仕宦人家,自幼饱读诗书,但却对官场缺乏兴趣。曾有宰相裴垍要荐其入朝,他为了避免麻烦,便远走他乡,来到了距南岳不远的衡州石鼓山。当时,正遇韩愈途经衡州时,兴之所至,写下了《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一诗。李宽深受其感染。李宽站在石鼓山上展目四望,只见三江相会,烟波浩淼,心胸无比开阔。仿佛脚底生根一般,再也不想离开了。于是,他便在寻真观安顿了下来,静

静地读书。因此,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也就因了李宽的因缘际会而宣告诞生。当时,任衡州刺史的吕温也经常与李宽吟咏唱和。《全唐诗》中便有一首吕温的《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云:“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微风但变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披卷最宜生白石,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李士真前面已经提及,他是李宽的后裔。他最大的功劳是捐以私财重建石鼓书院。黄幹是朱熹的女婿,著述颇丰。他在朝廷当过不小的官,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石鼓书院置田三百多亩。据称,他还在白鹿洞书院讲授《易经》,听众不少。

衡阳文史研究者甘建华先生在《石鼓书院七贤》中,当写到大儒韩愈时有如下一段值得一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韩愈经过驻节和留咏题诗,会不会有李宽来衡阳办书院,石鼓书院能否得到宋仁宗恩眷题额,能否被朱熹、周必大、楼钥、吴泳等南宋理学名家,列为‘天下三大书院’(石鼓、岳麓、白鹿洞)之一;被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四十六中,列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之一;被南宋理宗朝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刘时举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中,列为‘宋朝五书院’(嵩阳、石鼓、岳麓、应天府、白鹿洞)之一,恐怕很难说。”但不管怎么说,以上提到的三大四大五大书院,湖南均占其二。中国书院何其多,但我们湖南这两大书院所占的地位那可是重中之重,谁也不能低估的。

其实,上面说到岳麓书院时,是应该把城南书院放在一起来说的。因为地处长沙河东妙高峰上的城南书院系南宋时张浚、张栻父子所创建。其时,朱熹在河西的岳麓书院,张栻在河东的

城南书院。两书院仅一江之隔。他们经常乘船往返,故有渡曰“朱张渡”。前面提到的“朱张会讲”便是宋代两书院的鼎盛时期。城南书院的另一个鼎盛时期则是清末。其“丽泽风长”的匾额系道光皇帝御书。当时,著名学者孙鼎臣、余廷灿、贺熙龄、何绍基、郭嵩焘等都曾在城南书院主讲并主事。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张百熙、黄兴等风云一时的人物也曾在此修读。据说左宗棠十九岁就读于城南书院,老师夸其曰‘天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再来说说周敦颐先生与以他的故里濂溪命名的濂溪书院。在周敦颐的故里,有溪一条曰濂溪,有山一座曰道山。道山之上,有一亭,今修,称“太极亭”。亭的顶上有太极图。阳动,阴静。金木水火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化生。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极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周敦颐被称为理学的鼻祖。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被后人评之为“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周敦颐在生时,他的声名并不显赫。之所以他的学问成为显学,与后来朱熹的推崇宣扬是分不开的。朱熹曾以周的《通书》进行校订,并使之出版。若干年后又对《通书》进行再校,并使之成为白鹿洞书院生徒的教材。此后,有《周子全集》、《周元公集》、《周濂溪先生集》、《周敦颐集》等诸多版本,大都是在朱熹校注的基础上衍变而成的。周敦颐的“濂溪学”风行一时,成为显学。同时,在全国,以濂溪、宗濂、太极、爱莲、濂山、景濂等等命名的书院也大量出现。特别是以“濂溪书院”命名者,据专家统计,当时在中国有四五